

暗影

宋麦玲 著



暗影

宋麦玲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影/宋麦玲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59-0743-5

I. ①暗…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51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05 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自序

古人说“文以载道”。本人写书，倒不见得是为了承载人生的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在自己的心中，始终有种想写一本书留住世间一些东西的冲动。虽然自己还算年轻，但或许，这就是自己心底最原始的梦想吧！

想法如果不去实现，也许永远只是一种想法。可喜的是，在想法之后，自己终于行动了。但写书，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从想至写，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其间不是时间不允许，就是金钱不允许，要么是自己的心情不允许。但在数年之后，自己终于克服了种种制约，这确实是可喜的，喜在了自己的心里。

“四十而不惑。”但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的女人，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为了琐碎而繁杂的生活，为了最大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惑”便常常现在我的眼前，袭上我的心头。还好，心底的梦想总能支撑自己，这梦想便是拨开云雾、拨散不惑的剑。

抑或说“四十而不惑”该是针对男人的吧。因为孔夫子就是男人，那时的他必是不了解女人的。

现时的女人需要承载的太多。她们除了要承载工作、梦想，还要承载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以及来自他处的种种烦恼。所以，这种“不惑”，便也更重些。

不过还好，女人的独立与坚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把锋利的剑，剑指何方，自己做主。

本书中的女主人公便是这样的。她独立、坚强、隐忍与不屈的品

格，深深地感染了我，相信也能感染你。虽然主人公在奋斗之后，没有留下她想要的，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但她奋斗的历程却是芬芳四溢的。主人公人性中的闪光点由此而更加绚丽夺目。

2018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母爱如织	1
第二章 这山这水	6
第三章 降生之后	13
第四章 盈盈情愫	20
第五章 悄悄出走	27
第七章 回村之后	43
第八章 走出家门	50
第九章 一缕情丝	58
第十章 初心如月	66
第十一章 岁月如歌	74
第十二章 友情年岁	80
第十三章 悠悠往事	92
第十四章 事儿不大	103
第十五章 隐于起点	110
第十六章 铺垫人生	121
第十七章 低飞亦是飞	134
第十八章 久违的心愿	148
第十九章 梦是一个点	156
第二十章 薇儿有了情人	169

第二十一章	有人爱上了她.....	177
第二十二章	兔儿般的时光.....	185
第二十三章	恋了爱了.....	199
第二十四章	求职这点事.....	209
第二十五章	跟着“小胡子”.....	218
第二十六章	饭局.....	228
第二十七章	职场起伏.....	241
第二十八章	眺望远方.....	247
第二十九章	堕落的薇儿.....	259
第三十章	拼搏与渐起.....	273
第三十一章	难挡的诱惑.....	279
第三十二章	梦瑶的家事.....	285
第三十三章	回家.....	292
第三十四章	情啊情.....	301
第三十五章	缘起缘灭.....	309
第三十六章	消失的誓言.....	321
第三十七章	倒下吧，爱情之墙.....	333
第三十八章	外出学习.....	343
第三十九章	小兵的情意.....	358
第四十章	弟弟的电报.....	370
第四十一章	父亲去了.....	378
第四十二章	凯歌奏起.....	389
第四十三章	命运的钟声.....	398
第四十四章	永生的亏欠.....	407
第四十五章	与小兵相恋.....	414
第四十六章	天意还是厄运.....	421
第四十七章	各自的生活.....	437

第四十八章 让日子继续下去.....	443
第四十九章 辞职.....	454
第五十章 泥土芬芳.....	459
第五十一章 芳香深处.....	468

第一章 母爱如织

黑漆漆的天空乌云翻卷，闷雷阵阵，风发狂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城市顿时沉浸在黑暗与风雨飘摇的气氛中。不一会儿，豆大的雨滴从天而降，噼里啪啦地拍打着偌大的玻璃窗。在整个的风云变幻中，程灵燕一直盯着玻璃窗，观看着外面的云卷云舒。风由狂怒至极静，回忆，使她仿佛在时空交错中经历着自己的一世。

—

风雨过后，城市像洗过似的洁净，点点阳光洒向窗际，为空寂的办公室平添了一丝柔和与宁静。

此时，程灵燕仍凭窗而立，只不过她的手指间不知在什么时候多了一支“摩卡”香烟。烟雾缭绕中，她的思绪又慢慢地飞向远方，飞到一个凄迷而痛楚的“沼泽地”。

“知了，知了”的蝉鸣，为夏日农村的傍晚平添了一份宁静。此时正是麦收季节，一畦畦的麦田金浪翻滚，灼人的骄阳退去后，似乎仍然不减它的威力。此时的热中夹杂一股焦躁的闷，三十岁出头的王婶和她的男人挥

汗如雨，一镰镰地收割金黄的麦子，刺人的麦芒铺了一地金黄。

在曼陀村三间低矮的青砖瓦房里，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此刻正睡得香甜，她似乎完全感觉不到房间的闷热。

这是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厦房，地面是略有坑洼的泥土地，黄白色的地面上裸露着原始的黄土气息。一张一米多宽的小木床靠墙东西而放，外侧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散乱地放着杂物以及一双未纳完的鞋底。北面的墙角，则散乱地堆着麦子、玉米等。

小女孩睡醒后，先自个儿在床上玩了一会儿。约是超过了她所能接受的等待时间，依然未有一个人进来哄抱她，她意识到这个房间里只剩下自己，就哇哇地大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后，小女孩满身是汗。她把上身皱巴巴的白背心脱了下来，用右手拎着，环顾左右，顺着落锁的屋门下方，一个几十厘米高的间隙处，像一条小狗似的蠕动着身子爬了出去。

二

一辆木制的架子车上，整齐地码放着带穗的麦子。夜色朦胧中，拉车的黄牛似也极其疲惫，它慢吞吞地拖着牛套，在主人的吆喝声中缓慢前行。

在月光的照耀下，王婶掏出钥匙小心地插入门锁。在开门的一刻，她似乎才想起在家里睡觉的女儿。

点上煤油灯，床上空空的，泛着黑亮油光的竹篾凉席上，哪里还有女儿的影子？

王婶心里一惊。随即，她的脊背上哗地出了一层冷汗。“燕子——”王婶心慌地叫着女儿的乳名。她发疯似的跑到场里（农村碾麦子的地方），大喊着丈夫的名字。于是，一家人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拖着又累又饿的身躯，发了疯、着了魔似的寻找着小女孩。

三

曼陀村是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这儿的人们勤劳善良，祖祖辈辈靠几亩薄地为生。村庄三面环山，就像是一个倒立的陀螺，曼陀村也由此得名。

夏日的夜晚，虽然已8点多钟，但这里的人们大部分都还没吃晚饭。辛勤的男女总伴着月色劳动，即便他们又累又饿，但晚饭总要拖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吃。

晚上的农村，女人稍早一些从地里回去做饭，男人和孩子则在场里忙着收拾带秆儿的麦子。他们趁着夜色铺满一场，待第二天大太阳时，晾晒、碾压、脱粒。

此时场里的男人和大一点儿的孩子听到王婶一家的呼喊声后，迅速聚拢了来，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王婶一家打听详情。

刘栓柱面容黧黑，身强力壮。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们大伙儿都别愣着了，赶紧帮王婶家找小燕子啊。”

“是啊，是啊，赶紧找。”大伙儿应着。在嘈杂声中，他们纷纷展开了搜寻。

他们有的举着手电，有的头戴矿灯。数道光束伴着慌乱的吆喝声，让曼陀村一向宁静的夜晚，顿时变得嘈杂而凌乱。

四

一条大黑狗警觉地蹲坐在老旧的麦秸垛旁，它身边的小女孩看似恬静的脸上，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这个麦秸垛离王婶家一二里地远，在村里唯一一个搬到城里住的老孙家的空场里。空场的上空，几只猫头鹰鸣咕地叫着，瞪着眼寻找着猎物。

这个瞪着大眼的小女孩正是小灵燕。

小灵燕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呢？原来在不忙时，她的母亲就会带着她来这儿玩耍。那条大黑狗也喜欢来这儿，和母女俩打过几次照面。她们虽然未养它，但小灵燕总是带东西给它吃。时间久了，人与狗之间也就有了一种默契和感情。

大黑狗名叫“黑貅”，是村里的一条流浪狗。

生在农村的孩子，从小就缺少玩伴，由于父母整日忙于农务，他们更是得不到父母应有的关心。在孤独和摔打中成长，也便成了农村孩子的特性。

自从认识了“黑貅”后，小灵燕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好伙伴。

小灵燕看不到家人后，就摇摆着两条小腿，不自觉地来到这儿寻狗做伴。

从下午到傍晚再到夜间，小灵燕孤独地待了五六个钟头。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黑貅”都静静地坐在她的身旁，这给了她不少安慰。

“看，她在那儿。”村里的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比程灵燕大几岁，他是认识她的。

听到了这个小孩的叫喊声后，大伙儿一起赶了过来。

“妮啊！”王婶疯了般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女儿，“你可吓死娘了，你是不想让娘活了吧！”

在母爱的强大刺激下，此时的王婶倒成了一个正常人，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她，倒说出了一番极其正常的话。

“哇！”小灵燕内心的堡垒一下子塌了，她再也无须戒备，仿佛一下子远离了惊恐。她在母亲的怀里哇哇地哭着，久久不愿离开母亲的怀抱。

五

“好了，好了，既然找到了，大伙儿就该高兴！没事就回家吧，都干了

一天活。”刘栓柱这么招呼着，然后大伙儿各回各家。

王婶——小灵燕的母亲——是一个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女人。她实际上并不老，三十岁出头，但贫穷的生活和艰辛的日子，过早地为这个可怜的女人染上了三分之一的白发，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据说王婶年轻的时候，也是相当标致的。她出生在县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家中兄妹三人，王婶排行老大。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按理说王婶应该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可是，王婶经历了一段虐心般的早恋，为了一个绝情、抛弃了她的男人，渐渐地患上了抑郁症，并逐渐形成了间歇性精神病。

第二章 这山这水

一

曼陀村，是一个光棍汉云集的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大多数的家庭仍处于贫困之中。在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内，竟有着二十多个光棍汉，其中有些还是年过半百的老光棍。程文斌便是这群光棍中的一员。眼看着近四十岁了，他还没娶上媳妇，这可急坏了他的老娘。

一天清早，程大娘颠着一双小脚颤颤悠悠地来到村东头自家种的一小片菜地里，举着一双干柴般的老手，从高过她头顶的豆角架上，把鲜嫩的豆角一根根地摘了下来。

早上炒些豆角配些青茄子吧，好几天都没炒过菜了。摘菜时程大娘这样想着，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竟也泛起一种满足的笑。

踮起脚，扭歪着身子，磕磕绊绊地摘了半天，她也只摘了小半竹篮的茄子与豆角。

摘罢菜后，程大娘跛着小脚迈出地头，她又小心翼翼地把一旁的一捆荆棘堵在了菜地的入口，才提着菜篮子转身回家。

在经过虎子家门口的时候，她看见一群村民围成一圈正在七嘴八舌

地议论着什么。程大娘拨拉着人群，踮起小脚，也想看个热闹。

只见一个女子倚着墙角坐在地上，她肤色黑黄，神情呆滞，尺把长的黑发凌乱地覆盖着左边的脸颊。

挤进人群后看了大半天，这女子一声也不出，像是蜡像一般。这般情景，倒让程大娘这个小脚女人心疼不已，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二

程大娘三十岁出头就守寡。她性格刚毅，为了几个孩子，终究没有再嫁。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她硬是把孩子们拉扯大。

而此刻，她的心却融化了。她从人缝中挤了进去，弯下身子，拨开这个脏兮兮的女子脸上的头发，说：“你们都让让吧，我把她带到家里歇息一下，看她也怪可怜的。”

就这样，程大娘把这个既脏又呆的女子带回了家。

回到家后，程大娘急忙烧了一盆热水，又找来她早年的衣服让女子换上。不一会儿，这个女子就变得十分干净。程大娘仔细瞧了瞧，她还很年轻，也就二十五岁左右。

姑娘微黑的面容上，架着一个灵巧的鼻子，虽然眼神呆滞了些，可看起来并不像完全呆傻之人。

心软的程大娘，让姑娘在自家住了下来。

刚开始，这个姑娘一直不愿开口说话，但在程大娘的悉心照料下，姑娘似乎信任了她。几天后，对于程大娘的问话，她也能够开口应答了。

姑娘说她姓王，是城里南湾街人。对于家里的其他情况，她只是简单讲述，并不愿多说。

程大娘试探地问起了姑娘的婚事，她只说还未结婚，再问时，她就表现出一副极不耐烦且有些呆滞的神情。当过多地和她说话时，她反而陷入了迷茫，就像犯了傻似的。

农村改革后，处于山地的曼陀村所需耕种的田地并不多。程大娘年纪大了，多数时候她只是在家烧火做饭，洗补衣衫，地里的活儿基本上都是她的小儿子程文斌在干。现在，王姑娘陪着程大娘，也能简单地帮着做些家务。只是有时，姑娘会莫名的焦躁，在往后的几天里郁郁寡欢。

三

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此时天气暖和，春意正浓。渐渐地，村民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曼陀村十五里外的夏城县县城里游逛。这天，程大娘想：我何不带着她出去逛逛呢？刚好也可以到城里表侄的诊所，给这位姑娘看一下病。

程大娘的表侄在县城前门街边的巷子口开个体诊所。程大娘她们到时，表侄正在给人看病。他一米七八的个头，戴着一副眼镜，儒雅中透着英气。

程大娘的表侄叫袁二虎，上学期间成绩优异，尤其喜欢舞文弄墨，那时，他一心只想做个诗人。后来，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亲非让他学医，说是学医将来好吃饭，也可博得个家境殷实，他这才学了医，而他的理想与爱好，只能暂时埋在心里了。

“婶子，您来了？快，先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忙完了。”二虎一边与程大娘打着招呼，一边对病人说，“你这听着没事，回去继续吃药就行了。”

忙完这个病人，他就放下听诊器，转身从水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程大娘，说：“婶子，您喝口水吧，这大老远的，您来一趟县城可不容易。算起来，我可快有一年没见您了啊！”

与程大娘说话时，袁二虎才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女人站在程大娘的身后。

“是啊，婶子这不是年龄大了嘛，再加上这段时间家里事情多，着实是好久没来城里看看了。”程大娘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二虎啊，婶子有

件事要求你。”

“看您说的，婶子，有事您只管说。”

程大娘把二虎悄悄地拉到了门外，在没人的地方，一五一十地把她捡到王姑娘的来龙去脉对二虎说了。末了说：“这个闺女我可是想给你文斌哥做媳妇的，可就是看着这儿不是太灵光。”说着，程大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精神科虽然不是二虎学习的主要课目，但是他在学医期间广读医书，涉猎各科，对于精神和心理学方面，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程大娘也算是找对了人。

许是站累了，王姑娘怯怯地看了看长条凳上坐着的病人，刚想坐下来，便听到“跟我到里面来吧”的声音，他拉着她就往里面的一间诊室走去。

通过一系列问题性的心理测试，有着一定经验的二虎医生确定这位姑娘精神方面是有问题的。

随后，二虎把程大娘拉到一个角落里，告诉她姑娘患的是典型的“间歇性精神病”，并告诉程大娘回去后要让病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尽量不要让她受刺激，以免加重病情。

接着，二虎开了些“舒必利”，又到街上买了二斤枣糕，让程大娘一并带了回去。

傍晚时分，余晖染红了西边磨盘山山顶上的半边天空。满山初绿，宛如为山村穿上了一件新衣裳，红绿相织，美丽异常。

此时，程大娘一颠一颠地跛着小脚，身后跟着她选定的准儿媳妇，摇摇晃晃地走回了曼陀村。

四

早上，初升的太阳映照着绿油油的麦田，圆润的露珠浮挂在细细的麦

叶上，像一滴晶莹的泪珠，想掉而终没有滚动下来，垂而不落，动人而美丽。

随着锄头的行进，程文斌的脚下，散落出一片松软的土地，而麦田里惯生的一些杂草，野燕麦、稗草等也随着他的锄头一一倒下。

虽然对农活并不怎么热爱，但没有其他能耐的程文斌，也只能随着日出与日落而来往于家与田间地头。干好农活、打些粮食、填饱肚子和养活娘成了他这个光棍汉的理想与责任。

干活流汗，累得腰酸背疼，这对程文斌来说似乎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当面对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时，他有种难挨的寂寞。更让他无法言说的是，夜半和早上醒来时他的阴茎久久勃起，坚硬如不倒的铁杵，并且心里就像爬满了一窝蚂蚁似的瘙痒难挨。

就在昨天夜里，他还用手上下蠕动着生铁般坚硬的肉条，想不到自娱自乐也能带来快感，忍不住时，他竟嗯嗯啊啊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他浑身不禁又涌起了一阵潮热。

蓦地，他的头脑中涌现出一个身影——呆呆的面孔，惊恐的眼神，偶尔现出的忧郁神情——是她！

连日来，那个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她的奶子圆鼓鼓的，在此之前，他似乎都不曾正眼看过女人，对于女性的身体特征，他似是模糊了。自从在家里和那个女人近距离接触后，似乎总有一种气味在撩拨着他的神经。此时，他愈发觉得心里痒痒，下体竟也膨胀了。

锄头仍在行进，思绪却乱如麻。此刻，他用力举起锄头，不承想锄头却一下子落在了青青的麦苗上。随着锄起，一撮肥壮的麦苗带起润湿的尘土，连根躺在了地上。

五

家中，程大娘正在准备早餐。热腾腾的小米饭，农家的手制花卷，还